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翰苑新書前集卷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録監生臣藍嘉璐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前集卷六十九

薦辟 提拔通用

歷代事實

舉管庫七十家 禮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薦白屋六十家 韓子趙武薦白屋之士六十餘家

大士貢名 陳壽益部耆舊傳嚴羽字子曩仕郡功曹刺史辟為從事郡舉孝廉曰大士貢名下士貢身齋函貢身非高士也辭孝廉取吏部除無錫長

貢之天朝 晉書何楨字元幹為弘農郡守有楊囂生為郡吏楨一見便待以不臣之禮遂貢之天朝

薦人起家 前田蚡傳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推轂士 前鄭

當時傳當時推轂士及官屬常引以為賢於已

齒牙餘論　南史謝朓字元暉好獎人才會稽孔闓粗有才筆未貴時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薦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李膺奇林宗　後漢郭林宗別傳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

鍾皓識陳寔　通鑑漢質帝紀陳寔出於單微鍾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太守遂以為功曹

羊陟薦趙壹　後漢趙壹傳河南尹羊陟造趙壹言談至曛夕極歡而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司徒袁逄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

下車辟文舉　李白與韓朝宗書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為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

為侍中尚書

鷙鳥不如一鶚　後禰衡傳孔融上疏曰竊見平原處士禰衡英才卓爍初涉藝文升堂覩奥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云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對揚紫庭　劉琨薦任尤識量簡大執心正固使其得對揚紫庭必能輔翼霜露增崇台曜料㦖亮采以弘急賢

珥筆丹墀　杜預賢良方正表綦蘇贊若珥筆丹墀必有諤諤匪躬之節之義

論道紫宮　陸雲薦張瞻曰若得垂纓玉陛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肱若登三事必能增輝日月

增輝日月　續漢書陳蕃薦徐孺子姜

白首一節　後漢吳良字大儀東平王蒼辟為西曹薦良曰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臣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顯宗以良為議郎

御二龍於長途　吳志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云云共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

正禮乎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

桃李悉在公門 通鑑武后紀狄仁傑為相薦張柬之有宰相才武后卒用為相又嘗薦姚元崇等數十人悉為名臣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拔十得五 蜀龐統字士元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問之曰拔十得五猶可崇邁世教使人自勵

不進不休 魏志荀令君之舉善不進不休

一字拔人 晉蔡謨傳父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瑯琊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卿我輩人 晉書石苞求為小縣許允曰卿我輩人當相引在朝

不納不止 宋書劉穆之為丹陽尹凡所薦達不納不止

筆疏三十人 通鑑唐憲宗紀李吉甫同平章事謂中書舍人裴垍曰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

當時翕然稱
吉甫為得人

辟荀孔 見下車辟文舉注

甄拔三十人 見辟文舉注

羅溫石 韓愈送溫造處士赴河陽軍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

表留幕府 杜如晦傳高祖平京師秦王引杜如晦為府兵曹參軍徙陝州總管幕長屬多外遷房玄齡如晦王佐才也表留幕府

三返乃應 唐薛戎傳年四十餘不仕江西李衡辟幕府三返乃肯應

辟為屬 前孫寶傳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寶自劾去忠固還之

諸府交辟 唐權德輿傳德輿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洄李兼杜佑裴冑交辟之

奏辟幕府 唐張建封傳建封治徐性樂士賢不肖遊其門者其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

容韓愈皆奏辟幕府

乞火曹相國　前蒯通傳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夜亡肉姑怒逐之里母即東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呼其婦歸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而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於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願足下使人禮之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

皇朝事實薦韓維靜退　東都事略韓維字持國篤志好學文彦博薦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

更薦范仲淹　東都事略范仲淹字希文晏殊薦一士為館職王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他薦乎公宜薦范仲淹也殊從之遂用為祕閣校理

薦晦庵以詩　晦庵朱先生行狀先生戢

意聖賢之學慨然有不仕之意侍郎胡公銓素與先生無一面之雅特以詩薦於孝宗先生辭不赴

薦張載講學

呂氏家傳申公薦張載修身講學為關右士人師表且深知邊境利害上特召對以為崇文院校書

以薦賢為務

童蒙訓呂正獻公之在侍從也專以薦賢為務如孫莘老覺李公擇常王正仲存顏子敦臨程伯淳顥張天祺戩等皆為一時顯人

薦滎公自代

言行錄呂希哲字原明號滎陽公豐相之初除禮部尚書郎薦滎公自代薦辭云具官呂希哲心與道潛湛然淵靜所居則躁人化聞風則薄夫敦

薦張王以激風俗

呂氏家塾記歐陽公嘗患士大夫少高退之節乃薦正獻公及張唐公王荊公韓持國欲以激厲風俗又薦正獻公與王荊公作諫官

以與書薦

言行錄劉安世字器之司馬溫公薦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

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所以相薦也

知名十餘人　言行錄富鄭國文忠公弼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顯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為知人

許公薦包拯　危史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又聞知居同里巷意以拯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薦之除裏行自此擢用

李文正薦王文正　李文正公常期王文正旦必為相自小官薦進之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祁公薦之翰　東都事略孫甫字之翰常從杜衍辟永興軍司錄衍為樞密副使又薦之得秘閣校理

十科求遺材　言行錄司馬溫公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材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如進士高選悉皆從之

呂相囊中 呂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去即疏之朝廷求賢取之囊中

古靈為槖 陳述古襄薦温公等三十三人列名為槖

自敘法不敢私 狄青受命來廣南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青曰能擊賊者往不能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聞者遂沮 不為已利 言行錄范文正公辟歐陽脩於幕下脩曰吾嘗救范公豈以為已利竟不往

羣書精語玉無翼而飛 劉子連城之璧瘞影荊山夜光之珠潛輝鬱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聲於華章之臺炫燿於綺羅之堂者蓋人為之舉也 夜光之璧顯價於和氏 藝文類聚載應璩薦和慮則牋夜光之璧顯價於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於伯樂之庭 翼靈

鳳於蒼梧晉陸士衡雲賦翼靈鳳於蒼梧起滯龍於潢汙猶金玉生於沙礫鍾子芻蕘論賢者之處猶金玉生於沙礫豫章產乎幽谷下不進之於上則無由而至矣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唐文粹汲引之恵如帆得風李習之集玉不韜輝蘭無沈馨唐呂温文網羅遺賢推轂羣英玉不韜輝蘭無沈馨飛鴻出冥振鷺充庭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莊子驥遇孫陽而得代楚辭驥躊躅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孫陽伯樂姓名也借説於先達之口劉賓客集宋廣平之沈下僚蘇公味道為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方列于聞人之目是知英賢可外文字猶用片言借説於先達之口席其勢而後能驤首當時剡碌碌者疇能自異士非玉璧談者為價物理論朝拔其

尤暮拔其尤 見歷代事實類

奇寶橫道側 韓愈薦樊宗師於袁滋相公書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

厚地無際之陽春 歐陽行言文朝無一命之親路無回眸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沾其濯乃條枚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地無際之陽春乎相公為上天霖雨佐厚地無際之陽春發生者也何以處某焉

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 韓退之上宰相書令若閒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任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然而來矣

孜孜以進良士為己任 韓退之與祠部陸員外書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於門牆之間陛乎堂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

前賢詩詞寒谷借吹噓歐陽六一詩無鹽煩刻畫寒谷借吹噓韶光如見

借溫飛卿詩折簡能榮瘁遺簪莫棄捐韶光如見借寒谷變風烟誰當假毛羽韋應物詩誰當

假毛羽雲路相追奪自愧掃門士杜牧之詩自愧掃門士誰為乞火人浮雲亦有梯

杜甫詩巨海能無釣浮雲亦有梯青冥送吹噓韓退之薦士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寒酸溧

陽尉五十幾何耄聖皇索遺逸髦士日登造廟堂有賢相愛遇均覆燾況承歸與張二公迭嗟悼青冥送吹噓

強箭射魯縞惟待吹噓送上天杜甫詩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可能

全忘未燃灰羅隱詩宣室夜闌如有問可能全忘未燃灰遺簪墜履應留念

羅隱詩遺簪墜履應留念門客如今只下寮荷衣欲出却徘徊南岳一昨聞公幕府開夢

魂頻逹隴頭梅久拋韡袴辭君去忽有弓旌扣户來茅舍相過爭借問荷衣欲出却徘徊舊時檄草令焚棄韋負黃金百尺臺

四六警語

忱恂推轂　心存奬善　以忠報國
議論嘘枯　志在達人　用廉取人
人物指南　地望如山　胷中水鏡　望重羣工
文章司命　門庭似水　筆下化爐　眼高四海
士流涇渭　範世清規　緇衣好賢　大庇烝民
人物權衡　鑄人妙道　華衮褒善　並延髦士
斯民先覺　王室股肱　佐王保極　羽儀聖代
吾道主盟　時人耳目　為國惜才　冠冕儒流
一洗炎涼之習　公令日之選掄
大開寒畯之門　基一時之吐握
取人不得其全　謂棄雞肋之可惜
論士要歸於正　如收馬勃以無遺

宮商爨下之焦桐　正色拒公子之書
𪋻𪋻溝中之斷木　奮筆作巨源之啓
身擁綉衣以譙接物
家傳夾袋所至收材
翁歸不受邑子之私大開公道
林宗喜拔後進之士畢使成材
羊祜之舉不容私謝
孔光之薦嘗恐人知
先覺覺後運作成士類之陶鈞
已達達人開收拾英材之藥籠
閣權要之筆而不敢舞
褫苞苴之魄而不能伸
事君以人備見山公之啓事
量材任事肯拘李相之同年
循循然善誘人俾皆有得
斷斷猗無他技亦與兼容

布武膺門晝令日南州之選
掛名福牘皆異時東閣之儲
轉移風俗力可挽於萬牛
主張人才言足重於九鼎
執贄而見還贄而見亦多矣
内舉不避外舉不避何間乎
選拔諸賢將羣空於冀北
棲遲一士歎獨滯於周南
閱常鱗於溝壑而轉之清波
出頑鑛於塵埃而納之大冶
尺度權衡之下有劑量焉
毫毛絲粟之能無棄遺者
古洪鍾畔濁清方判於羣音
大圓鏡中姸醜始披於萬象
北海之書直上得之若驚
南山之勢莫回聞者稱頌

定力如山輕重靡移於指下
清心似水妍蚩具照於目前
竹頭木屑並游斤斧之場
馬勃牛溲盡入刀圭之錄
忠宣知人密傳先范老之法
晦叔引類推廣大申公之心
識張籍於衆人慙非輩行
問車師於半面辱記姓名
手中刀尺先識器而後文辭
胸次權衡重安帖而輕浮競
以器使人曾不遺於居楔
相馬賞駿初何計於驪黄
謂朽木可雕未忍輕於棄置
而老馬知道猶堪責以馳驅
握髮求賢小試化鈞之手
俛眉揖客旁搜藥籠之奇

親見前修以舉善達能為大節
樂成後進以拔淹起滯為宏規
麟角鳳嘴既待用以得宜
蟬腹龜腸亦屬饜而自足
昔馬漢壘雅多彰善癉惡之風
令也周原獨任激濁揚清之責
誠有味其言也左右斯文
顧舍我其誰哉主張吾道
朝暮而拔其尤既廣羅於烏幞
近遠而覩所主猶兼取於楚材
謂驚馬在御難堪鞭策之勤
然飛鳥依人蓋有稻粱之念
度木鄧林梗楠杞梓之並蓄
求馬燕市騂騮驪騄之兼收
進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猶躬吐握之禮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亦推循誘之誠以上並

薦舉頌德

鶚薦一飛　八字回春　膺龍光業　采及菲葑

馬價三倍　一緘照日　禰鶚崢嶸　實諸桃李

恩斯勤斯　肯期抵鵲　喜溢顏間　仰銜恩意

至矣盡矣　誤及點蠅　事彌望表　退激懦衷

徑援筆以點睛　不待識邕之面

當勒銘於刻骨　已知見茂之心

故騄借之齒牙　勒激篇於千金

若稔識其顏面　韻啞鍾於六律

乃興憐於半面　綴魚目於夜光

欲放出於一頭　補狐裘以羔袖

魯國之男子不生　荀睥睨孔鸞之翼

開元之老監難作　皆覬覦雞犬之仙

已甘墮地之棄甑　既無蟠木之先容

不謂中流之得人　又匪祥金之自躍

青黄溝中之斷木　一經片語之品題
芻秣廏下之病駒　便係平生之榮悴
杜衍用則所引皆知名輩
司馬相則其徒有行道心
羽而翼之所謂如天之福我
顔之厚矣未知何地以報公
隨驃騎之幙濫備執鞭
劌公車之章遽蒙推轂
塵埃委吏悉依夏屋之萬間
造化全功遂拜春風之一紙
據地承顔非有脉蹄之祝
為天啓齒陋蒙蟲臂之收
日邊龍節上連縹緲之蓬萊
雲表鸎書遠及泥塗之枳棘
周公還贄近收三士之材
毛遂備賢輒在一人之數

卑飛控地焉敢望附尾之謀暖律回春乃特矧需頭之奏求食畫墁又占芙蓉之幙飛章推轂遂依桃李之門后山歸老徐州喜得於鄭君祠部好賢韓愈轉言於侯喜取寶於山閱道間之橫棄市駿之骨懐轂下之長鳴

韓公德量然猶年少之見疑坡老風流追悟詞人之已去諸大夫皆曰賢真成殊遇聖天子可其奏殆愧隆恩求者則與詎聞有與於不求舉爾所知寧見不知而獲舉薦希文而用之昉於元獻援老蘇者衆矣倡則歐陽

凡挾貴挾故而求皆避三舍
視舉譽舉子之事如出一人
奔蜂之祝化藿蠋以何能
黄狗之皮補狐裘而終累
公於士甚士於公久無是事
子生孫又孫生子難報此恩
驅孫復於遼東竟無他異
望騰驤於冀北猶踵後塵
孔丞相恐人之知於今復見
魏猷子唯善所在顧我何堪
垂耳之駒驟增十倍之價
拖腸之鼠如遇九仙之丹
若王良為御志豈在於十禽
遇伯樂長鳴價果增於三倍
為文乞巧素絶望於九霄
闡經賞音忽蒙知於一日

匠石見曲轅之木皆曰不材
象罔索赤水之珠偶先獲寳
抗公與於私謁戚行之際
施大恩於孤寒無援之蹤
百里之行將至忍拋棄於半塗
千尋之綆既垂免沉淪於遠海
為山九仞極知一簣之虧
撞鍾千鈞此豈寸莛之力
孔融之拔禰衡謂不如於一鶚
趙鞅之思周舍歎無用於千羊
安石之薦謝玄才能足舉
吕相之知夷簡公輔相期
見彈而求鴞炙人竊誚於狂愚
入淵而得驪珠已實懷於慚懼
太白眼高已掃空於海内
浩然肩聳且攜入於禁中

其求士甚士之求公公無愧古
不即人而人自即我我則覥顏
以市道交疇匪廉頗之客
取富人子幾滿衛青之門
以侍中之貴肯憐負薪之買臣
知鄰婦之賢至欲乞火於曹相
獻子之友五人例宜超絶
曾晳之後三子自覺叨逾
謂權出於己何須蟠木之先容
而善取諸人不憚采葑於下體
元禮之門爭願於登龍
北海之章尤榮於薦鶚
諸公濫為之賞音已誤子期之聽
先生復以之充數恐累祁奚之明
薦承叔於館曰府屬官
譽柳渾於朝曰臣從事

士固伸於知已葢非揺尾而後憐

德不待於成身端合銘心而自厲

猥蒙三握髮而與之進

固知一舉手之不為勞

憐其樸直固將曲進於君子之躍

念此蹉跎且欲蛻脫於選人之海

儻不在舉爾所知之數

未免有使予不遇之嗟

如唐玄宗之用馬懐素始當上心

若王志愔之薦白履忠乃符人望

請裁小子狂簡之章

少謝大鈞坱圠之賜

若為題品俾居永嘉百六掾之先

意者矜憐尚在元和三十人之後

假以王衍雌黄之論

期之馮唐埀白之秋

豈必求乃予至有如程子之所規
故數奏以言猶愈知仲淹而不薦
搜尋十六字之好辭
結裹二三年之薦目
逢麴車而流涎孰能無一日之望
過屠門而大嚼聊足快平生之心
陳篇以希未免為訣
挾貴而問尚容借勢
月明星稀烏南飛徒歎孤蹤之誰附
夜静水寒魚不食已甘千里之空歸
自非青白眼之過人
安得雌黄口之及已
師魯之從事陜西容有知之而弗薦
永叔之退居潁上乃虞賢者之不聞
廣平下坐而揖之前
相如未至而進諸右

所可貴者遇大賢韓子所以賀侯喜不待求而後施德柳侯於是感崔卿文朽木以青黄之華傳鳴鴂以羽翼之飾孫公朴之舉吳中復因識面之未嘗陳師道之為曾南豐即瓣香而有祝方枯臘竛竮之際忽陽暉駘蕩之中謂當今之急務非患無賢而患蔽其賢要知古之大臣不有其伎而有人之伎苟囊底之錐自露雖道傍之寳亦收蘇文忠言語妙天下惟引山谷以同升呂正獻節行過古人獨薦濂溪而為代豈期刺史之天決無將軍之地

得人朝廷得人慕下無愧石洪温造之流遇我國士遇我衆人明辨中行智伯之報

小人饜饜而已非惡此而逃之大鈞块圠無垠果何修而得此

網涸鱗於沼沚之細此意何如目驚馬以渥洼之良其榮已甚

步亦步趨亦趨未遂摳衣之願筆則筆削則削先騰踰袞之褒

如賦狙即四以較三未知損益若書馬宜五而缺一或係成虧

未嘗出意見論利害何有精明不過摘紙尾行文書安足稱道

不疑既受勝之之薦永矢餘年周穜敢負東坡之知有如今日

大夫薦人與之大夫固無是事國士遇我報以國士惟既厥心

我有二天已幸厠七十家之舉士更三日猶希與八百吏之除

闞黨童子何所取材汝南旦評胡然過聽

號門生而知恩例欲自同於蛇雀報國士之遇我誓為小異於馬牛

號門生而不知恩者非人也詎敢弭忘視匹夫不獲其所者若推之更祈終惠

不知下俚之何聲得契陽春之孤唱

白頭已負平生雖不能致吾君堯舜之上黄金不如一諾或可使得此聲梁楚之間以上並

謝舉

黄綬抗塵幸蒙恩而受代碧幢率屬辱剡薦以充員

羊公威德可無峴首之賓僚
庾亮風流必有南樓之叅佐
剡章天上夙蒙褒衮之華
辟掾幕中重拜禮羅之辱
鵲欲求枝永夜豈勝於三繞
燕惟有主此時不誤於重來
方將收拾毫髮絲粟之材
于以主張𣔙櫨㮚楔之用
實諸清流亦既有鳧鷖之愧
參以前輩必難逃虎鼠之嘲
珠履滿前已有先登之客
褐衣入見許陪後至之賓
忠定之薦辟必孝廉恬退之人
清獻之奏揚皆骨鯁敢言之士
初開玉帳陪碧油談笑之餘
首築金臺立青瑣講論之列

宜得孝直幼宰之材　會元帥大開於幕府
俾居鄒生枚叟之右　而諸賢畢入於禮羅
雖云處囊中初無見頴　山澤之癯何心於進
羅而置幕下欲使空羣　丘園之聘無德以堪
草陳琳之檄思苦鈍遲
吟王粲之詩語多悽婉
郭子儀之羅絡雖六十人
烏大夫之招延止一二輩
持國就并州之辟專以富公
端叔爲中山之遊蓋依坡老
行臺開大幕府
選吏如小朝廷
烏大夫既招石處士復置温生之才
裴晉公已用韓退之兼採栢耆之策
共遊兎苑雖慚蜀客之才
不省馬曹當矯晉人之敝

致石與温首述烏公之求士
以柳易潘次言禹錫之有親
將母來諗身雖未可以許人
懷德惟君士固必伸於知己
登山置酒固難陪叔子之風流
載筆勒碑或可紀晉公之勲業以上並謝辟

翰苑新書前集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前集卷七十

干請

歷代事實願備一藥石　唐元澹字行冲及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术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此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

鉛刀一割　通鑑晉紀譙王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

脫穎囊中　史記平原君傳毛遂曰使遂早得處囊中則穎脫而出非特末見而已

和璧連城　晉張載傳和璧之在荆山云云

鑄金為莫耶　列子大冶鑄金金乃

躍曰我且必為莫耶

鉛刀一斷 漢班固叙傳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

借勢王公 韓與邢尚書書云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

高自稱譽 前東方朔傳武帝舉賢良文學材力之士朔上書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

上書自鬻 前東方朔傳朔上書自鬻曰臣朔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零雨待雲興 魏愷傳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刺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愔於路自陳愔曰咸猶中旨愷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愔欣然數日除霍州刺史

皇朝事實上書求薦 程氏遺書先生云一日頤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官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大資乃是求知己頤曰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求薦

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勤職所以求知

童蒙訓滎陽公呂希哲也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從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議其不求知者仲父對云勤於職事乃所以求知也

羣書精語

一經品題便作佳士 李白與韓荆州朝宗書令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分斗水濟濡沫之枯鱗 駱賓王文倘能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惠以餘光照孀棲之寒女使伏櫪駑蹇希騏驥而蹀足竄迹翩翩排鴛鴦而刷羽

顧盼曲流剪拂增價 同上奮短翮於槍榆希高標之餘拂濯鮮鱗於涓滴望鴻浪之微沾所冀顧盼曲流剪拂增價則鉛刀起一割之用跛鼈

致千里之行

匠石之睨伯樂之顧　韓愈為人求薦書其閒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才超逸之足也以其在公之宇下非一日是生於匠石之園而長於伯樂之廄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

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　韓愈上李侍郎書時為江陵法曹參軍愈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云云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已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

遑遑乎四海

無所歸 韓愈上宰相書令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四舉於禮部迺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云云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

惴惴焉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 韓退之上宰相書令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志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

所屈伸乎知

已駱賓王文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於孫陽所貴在乎見知所屈伸乎知已連城之珍俟楚文而進唐文粹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高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時致座側使進其所有韓愈代張籍與李中丞書籍善為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凴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

前賢詩詞儻遇拂拭恩劉長卿詩鐵衣雖正澀寶刃猶可試儻遇拂拭恩應知轉犀利

願君垂採摘王維集幸堪調鼎用願君垂採摘

春風半張紙楊誠齋求陳壻薦書獨念東牀客猶沈左選曹春風半張紙立地作宜教

相知不相薦杜荀鶴詩相知不相薦何以自謀身

丞相舊知為學苦鄭谷感懷投時相丞相舊知為學苦更教何處貢篇章

枯朽

猶能出菌芝蘇東坡詩

頗辱太守薦韓愈詩齪齪當世士所憂在饑寒云云頗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無鹽煩刻畫歐陽公詩云云

四六警語

雖寒菊自芳於籬下　而苦李誰念於道旁

既被點鐵化金之賜　勉驢技之一鳴

寧無乞醬得酒之心　希馬價之三倍

流涎久動於魆車　迹雖阻於登龍

病顙輒希於箕秣　心竊希於附驥

為黃憲而解榻　操魚目而賈夜光之肆

攜醜明而上堂　薦豚蹄而祝天時之豐

遇終期於萬一　噂沓聽恩　令既迫矣

瀆敢避於再三　睢盱望施　能無請乎

爨桐難售　敢憑蟠木之先容

苦李易捐　輒效錐囊之自贊

三吐哺而下白屋昔者見之
一舉手而轉清波令其時矣
叩角而歌白石聊假此以干齊
築臺而飾黃金猶庶幾於始隗
祝甌窶而操豚蹄不夸而狹
見彈丸而求鴞炙匪躁斯狂
說項斯之詩於到處幸已不遺
吹揚雄之賦以上天更期有遇
月明遠樹自憐烏雀之何依
海上問津或謂斗牛之可訪
有三品筆誰無收名定價之思
持一瓣香敢作噓枯吹生之想
牛鐸至微荀令君取以調樂
爨桐無用蔡中郎識其中琴
所求易與巢林之鷦不過一枝
安敢負知伏櫪之驥猶思千里

敬為曾南豐試展瓣香之禮
何為陳師道長令三徑之荒
文穆取人才多夾袋之所蓄
元獻待寒士至樽酒以相歡
范叔一寒哀之命也不哀之命也
杜陵十暑可以言歟未可以言歟
祁公用則所舉必名世流
司馬出則其徒有行道志
蟠木為萬乘之器必資根柢之容
祥金躍大冶之爐敢作鏌鎁之想
溝中犧尊之斷拔之泥塗
車下牛鐸之音薦之郊廟
譬百里之遠遊半道尤艱於九十
猶中流之未濟一壺何啻於千金
傳和凝之衣鉢殊愧前修
備狄相之參苓願從今始

況逢人說項斯已嘗借品題之論
而知我者鮑子亦妄希奬拔之恩
蠟言脂貌靡容鞭賈之欺
馬勃牛溲願廣醫師之蓄
陳陽之薦陳咸豈是莫如於同姓
嵇康之薦嵇紹蓋將曲念於陳人
鳶飛魚躍不自知鼓舞之私
蟲臂鼠肝但悉付生成之造
效王巖叟之為客誓不出於他門
持陳師道之瓣香期力酬於知己
向來瓣香之敬直為南豐
此去翹材之延願陪東閣

處幕干薦

月華先得莫如近水之樓臺
雲履不棲更傍誰家之門户
抗塵衛幕雖獲事大夫之賢
定價韓門庶幾在弟子之列

廣厦萬間已託湖上龜魚之蔭
丹砂九轉早成鼎邊雞犬之仙
子來幾日何裨幕府之文書
我有二天更傍誰家之門户

因人干薦

敢憑蟠木之先容　然苟以平昌之言足信
軏効錐囊之自薦　則或知尹公之取必端

觀元瑾所以問柳子所以答
由賴客唱其行崔公唱其文
或借鄭李崔盧而引援
或憑金張許史以提拔
固非曹劉沈謝摸索以可知
且無金張許史揄揚而為助
薦希文而用之昉於元獻
援老蘇者衆矣倡則歐陽
坡老之稱叔弼未忘六一之恩
山谷之譽少章亦以太虚之故

黄金可鑄豈容躍治以自言
白日無私尚冀覆盆之可照
意謂鄉貴得上林之賦索囊而空
或問帝城有公子之書摶手以對
晏元獻知希文而更薦在沂公何愧於知人
歐陽脩見韓相而輒忘恐明允自嗟於終老

再干

昌黎三書敢憚煩於涜瀆
山公一字願早賜於褒縈
麏頭鼠目自難逃水鑑之明
馬勃牛溲或可備藥籠之用
琴彈山水之幽世能知而有幾
瑟動鬼神之聽王不好以伊何
知已難逢自歎后山之易老
薦賢云衆忍令侯喜之終遺
濂溪嘗蒙清獻之知屢煩薦表
明允既因韓公以進猶再投書

寸莛之撞洪鐘豈堪出手
斗水之活涸轍久切垂涎
抱璞獻楚縱沒世以奚為
鼓瑟干齊宜窮年而弗售
和璞固珍寧無刖足之患
隋珠雖美尚貽按劒之疑
流水高山信賞音之難遇
巨耒細桷冀作室之兼收
韓公德量然猶年少之見疑
坡老風流追悟詞人於已去
如盧江不省於君公自知驚下
倘燕國曲憐於子壽或可激昂
八折灘挽上水之船固難於進
一簣土虧為山之仞忍棄其初
杜工部願依嚴公子而偶爾遭逢茲為幸甚
王文康欲為梅聖俞而似乎猶豫更望斷然

雷電取將已下仙官之勑蓬瀛且至却回方士之船

幾得而失

望三山而船輙引回幾能徑到登八重而門不得入多廢垂成

嗟東隅已失矣豈無望於桑榆激西江以活之曾不如於升斗

田欵所薦者六而五奪於親要巨源所拔者十而九出於權門

雖夢中之蝶已與迹以俱化然塞上之馬必有時而復還

以温生為才又以石生為才向者未堪於兩及曰由可從政復曰求可從政令其以次而兼收

求辟

聽綸巾羽扇之談莫參檄筆撫簞食壺漿之俗願竄辟書

北道之乘洪鈞允謂千齡之遇東閤之來衆彥未應一士之遺

天下官豈以恂故冗耶或容寸進
海內士賢於隗者至矣是在一陶
駑馬頗困於脩程今方稅駕
去燕來尋於舊壘倘為捲簾
朝拔温造暮羅石洪舉幕之士盡矣
遠取居易近捨皇甫明公之見不然
鳳翼龍鱗孰不希於攀援
牛溲馬勃皆有望於蓄藏
與其進與其潔方將倚夫子之宮牆
能勿誨能勿勞倘許近先生之琴瑟
念故園之桃李差易為春
收藥籠之參苓早期備數
得不得之有命當安造物之鑪錘
樂莫樂兮相知更傍誰家之門户
吐哺而得三士誓歸周公百千人之中
歃血而定一言許繼毛生十九人之後

非緣推轂欲自列於筦庫七十家之中但冀摳衣將擭齒於承家二三子之後

求援

歷代事實轍魚升斗水之活莊子外物篇車轍之中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豈有升斗之水而能活我哉穽虎搖尾前司馬遷傳猛虎居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陷穽之中搖尾求食

羣書精語一舉手轉之清波韓愈應科舉與人書天地之濵大江之濆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其窮涸不能致乎水為獱獺之笑者蓋什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

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其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有命而且鳴且號者亦命也

持長綆出之千仞

柳上李夷簡相公書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之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云云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

援之幽窮推之高顯

韓愈上考功崔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

虞部書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乃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為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

吹律召東風以薰之　劉賓客集

譬諸蟄蟲坯户而死者與木槁死亦無以異矣春雷一震必歆然翹首與生為徒況有吹律者召東風以薰之其化也益速

援衆溺於坎深之下　劉賓客集施一陽於剝極之餘援衆溺於坎深之下

斗水濟濡沫之枯鱗　駱賓王集倘能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惠以餘光照孀棲之寒女使伏櫪駑蹇希騏驥而蹀足竄迹翩翾排鴛鷺而刷羽

蹈水火者之求免　韓昌黎文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生而全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

其死者則將大聲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也墜井者求出杜牧之文墜井者踣求出執熱者願濯者譁而求拯劉賓客集夫踣者思起必譁而求拯疾者思愈必呻而求醫無扳聯之勢韓愈釋言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同上答元公謹論仕進書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僇笑矧僕之齷齪者哉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同上題張中丞傳後云云出谷罕求聲之援唐文粹入州無為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援攀驥逸而無由駱賓王文攀驥逸而無由仰鵰飛而自失起廢者二柳子厚起廢答今茲是州起廢者二馬東祠躄浮圖中廢病顙之駒云云躄浮圖有師道

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令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倀倀無所師遂相與出覺浮圖以為師中廢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庬無異技硿然大耳令刺史來莅吾邦無以為乘廄人咸曰病顙駒大而不庬可秣飾焉

前賢詩詞餘波期救涸杜甫詩遺簪莫棄捐温飛卿詩折簡能榮瘁遺簪莫棄捐韶光如見借寒谷變風烟誰為乞火人杜牧之詩自愧掃門士誰為乞火人遺簪墜耳應留念羅隱詩遺簪墜耳應留念門客如今只下寮可能全忘未燃灰上同云宣室夜闌如問可能全忘未燃灰有親交可攀援韓愈送進士劉師服時節不可翫親交可攀援鄉曲無知已孟浩然詩鄉曲無知已朝端乏親故依誰為揚雄一薦甘泉賦孤雲

獨無依　文選貧士詩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

四六警語

客或墜險途千仞之下未忘引領以求憐工欲累浮屠九層之高尤以合尖而爲貴

魚尾既頳詎敢忘升斗於東海烏頭可白倘或憐三匝於南枝

回將引手於已墜之淵是謂施恩於不報之地

介爲時論所喧雅見稱於永叔軾陷深文之久獨受薦於景仁

一飯念民推赤心而起廢萬間庇士赦小過以舉賢

大事從長不能委其規矩準繩他人有心推而内之罟擭陷穽

已老而帝好少命也奈若何賫㢡而天值寒時哉不我與

若墜諸淵孰能投足以相拯仰覲于上不免伸吭而一鳴倘遇有力而不鳴將歸永棄如迫垂成而遽止盡廢前功處涸寒之谷非吹鄒子之律則不生墜極深之淵非垂烏獲之綆則曷致

陳情

歷代事實願生入玉門關　通鑑漢和帝紀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先狗馬填溝壑　前漢東方朔傳云陛下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灑掃之職先狗馬填溝壑切有所恨

欲仕困於無津　晉陶侃傳范逵謂侃曰欲仕郡乎曰困於無津

羣書精語蚊蚋負山鷹鸇逐烏 劉禹錫文蚊蚋負山力誠不足鷹鸇逐烏志則有餘

草木賤軀烏烏微志 同上草木賤軀誠不足惜烏烏微志實有可哀

霄漢益高泥塵永棄 柳子厚文霄漢益高泥塵永棄瞻仰遼絕陳露無由

負皐淪伏聲銷跡滅 同上

螻蟻之誠難達 白居易集葵藿之心徒傾螻蟻之誠難達

場藿向陽輒思自効 權載之集跡滲赴海誠亦無因場藿向陽輒思自効

皐積如山命輕如髮 欒城集云云

前賢詩詞終隨松柏耐風霜 王臨川集曾與嵩藜同雨露終隨松柏耐風霜

欲回身寂寞濱 同上豈堪置足青雲上終欲回身寂寞濱

芻狗何勞收已陳

欒城集木雞自笑真無用芻狗何勞收已陳

辯謗

歷代事實為之辯理 晉惠帝紀初大司馬冏疑中書郎陸機為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大將軍為之辯理得免

飛語 通鑑唐德宗紀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為飛語者云李晟伏兵大安園謀因倉卒為變晟遂斫伐其竹

大節白於世 唐李翰傳張巡死節睢陽人媢其功以為降賊肅宗未及知李翰傳巡功狀表之帝因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

薏苡之譖 後漢馬援傳援自交趾還載薏苡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有上書譖者以為珍珠

羣書精語無信人之言 詩揚之水無信人之言人實誑女

予豈好辯哉

孟子滕文公下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刺心以自明

李少卿文刺心以傲自明剖頸以見志

宰相傲翰林

韓退之釋言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云云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云云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令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令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傲宰相又傲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令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非狂惑喪心之人

上同

夫傲雖凶德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生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貨蓄貲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傲非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

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

困於口舌不能自明 唐李光弼贊光弼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

孔墨不能免讒 前漢鄒陽傳上書曰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

作詩以絕 詩何人斯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讒人罔極 詩青蠅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巷伯傷讒 詩巷伯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巧言傷讒 詩巧言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巧言易信孤憤難伸 劉賓客集巧言易信孤憤難伸

詆訶萬端 柳子厚文詆訶萬端旁午構扇

衆口相咻有口難訴 欒城集云

前賢詩詞巧語屢曾遭薏苡 東坡云

四六警語

造謗於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於庭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

出煨燼於溺灰之後　醉尉呵怒援窮困於擠壑之餘　窮鬼揶揄

賴白日青天之照臨　回槁木寒灰於既死賜震風凌雨之怦懞　起游魂白骨而再生

蜂蠆起懷　固已不勝衆楚之咻豺狼當道　豈謂又生一秦之患

舉有竊鈇之態　竊幸子虛之事白動成投杼之疑　敢期薦福之碑轟

但期薄人于險　若謂叨逾於寵數誠且甘之靡防投鼠而傷　至云結造於事端則為冤矣

吏奸雜治知繫影之無端口語横生信吠聲之可畏

事遭非意蹊田迺至於奪牛訟欲自明穿屋誰知其無角

衆怒所還幾類水中之蟹
一揮而去又同瓜上之蠅
始恃怜𢚩之可託安得禍機
孰云萋菲之横生反汚恩地
墮井誰肯救而又下石焉
餘燼寧復燃猶有溺灰者
不疑償同舍之金彼誠誤矣
晏子解左驂之贖幸孰識焉
略無教化繼聖門之絃歌
但有語言為讎家之組織
激水西江振網罟暴鰓之急
摶風北海縱樊籠鎩翮之飛
市三傳而有虎誰為釋疑
墨一誤而成蠅卒蒙觀過
補壞牆而翁怒自干非意之誣
束緼火而婦還更冒曲成之造

又復妄發不勝汲黯之狂
非所宜言正坐漢家之法
平生舊友至此著嵇康之書
一時諸公鮮不畏劉輿之膩
告曾參而三至理或可疑
畏楊震之四知心無甚愧
兩曾參未知孰是咸懷投杼之疑
一王沂不足增威力解伏鎚之怒
鬼劈口而妄出譖言
天奪魄而仰膺震怒
謂虛船觸人而褊心不怒雖以無他
然强弩射市而薄命先遭莫非自取
志雖修而身愈困
譽未信而毀已加
謂柳士師之黜豈一身禍福之足云
而阿大夫之烹實公道廢興之所自

提兟兟溝壑之身
出汹汹風波之地
天下有道庶人不議特欲懲利口之文
衆人欲殺吾意憐才初㣲罪屬文之士
敢期智伯之知
終弭國僑之謗

湔洗

羣書精語息我黥而補我劓莊子云　振拔泥塗前漢班固敘云　枯骨復被肉後漢趙壹云　洗刷疵垢宣暢湮鬱通鑑　入湯之禽復假羽毛蘇武報李陵書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自斷之足復棠連續　麈洗天波陸機表云
麈洗天波迴霜收電同上　拔泥塗之久辱文粹云　枯條與謗絕衆口

秋蘭垂芳陸士衡賦使枯朽之枯條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共翔鴻撫翼

出泥騰霄從骨生肉白侍郎云提拔出泥吹噓生翅同上云

技拭舊痕湔洗前過杜牧之文技拭舊痕湔洗前過必欲牽復用存始終

育豐肌於朽骨劉越石文生繁華於枯荑

折脅臏脚之倫得自拂飾柳子厚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是將收孟明於三敗責曹沫於一舉俾云以期効命於鞭箠之下此誠太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録用之道也

前賢詩詞恩波起涸鱗杜甫詩云

洗拔出泥滓白侍郎詩云

重雲開朗照杜甫詩重雲開朗照九地雪幽魂

聖代也知無棄物羅隱詩云

莫教狼籍渾沙泥僧參寥子雪詩安得屠霄返收拾莫教狼籍渾沙泥

長使賤泥沙錢起

詩莫因毫髮累云

四六警語

見管夷吾解桓彝之憂是將有賴必祁大夫明叔向之罪令見其人

觀過知仁允蹈聖人之明訓

鞠躬盡力仰希前哲之盛心

讀誓殽之書未忘前過

陳出師之表永愧先賢

駑駘失路固已無歷塊之功

頑鑛遭時尚或有發硎之意

復神明於舊觀已悟昨非

措步武於夷途復從今始

受知

歷代事實知我者鮑子

史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

之天下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知人號席公 唐席豫字建侯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

知人之鑒 隋高孝基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孝基有知人之鑒

當為南州冠冕 蜀志龐統字士元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統往見徽徽稱統當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漸顯

荊州老從事 世說習鑿齒有才桓宣武器之未三十嘗為荊州治中謝牋曰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

庇其宇下 世說庾太尉少為王武子所知庾過河歎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

士為知已死 史記趙襄子滅智伯其臣豫讓逃遁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已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讐死而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

驥鳴知己 戰國策驥服鹽車而上太行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

笑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聞於天 一顧而馬價十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

倍 同上有人市駿馬者三旦立市人莫之知伯樂一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 驥遇孫陽而得

代 楚辭驥躊躇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注孫陽伯樂姓名也 騏驥長鳴盧狗悲號

曹子建自試表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 良工知和寶巧冶知干將 南史沈約傳云美玉蘊於碔砆凡人視之藐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為和寶也精鍊藏於 未

鑛璞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為干將也

有如盧公之知我 韓愈與盧郎中薦侯喜狀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自言為閤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

會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令子鬱為選首其言死稱於天下曰知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已者正如此耳

已 韓愈上張僕射書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已則未也

辱知辱愛受容受察 韓愈上鄭相公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為報答效日夜思慮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敢進謝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

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 文選四子講德論云云

受德者不待成身 柳子厚文古之知已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

賢而已受德者不待成身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呂望之

鼓刀甯戚之謳歌 楚辭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知己如麻不患不顯 柳文云

前賢詩詞桐遇知音已半焦 白侍郎詩馬因回首雖增價桐遇知音已半焦

圭璧無卞和 唐文粹圭璧無卞和甘與頑石列舜禹無陶堯名隨腐草滅

四六警語

啞鐘寧冀其再調敝帚遽從而增價　不假左右游揚之助自垂高明特達之知

人所共捐借譽難施於韓愈公惟不棄逢人須說於項斯

收寶道傍使少離於塵土出桐爨下期遠有於聲音

取諸大夫皆曰賢固期無負
稱於天下曰知已豈必盡然
百里奚之飯牛本非干世
九方皋之相馬所貴知心
若中行之衆人遇我何足捐軀
如山子之一字拔人乃能名世
豈圖四五十不足畏之年
乃辱諸大夫皆曰賢之譽
叔向之得鬷蔑尚資堂下之言
蘇公之識廣平尤在梅花之賦
此豫子不顧身於智伯
而侯喜有矜色於盧公
外之部使者察廉力誦河東之賦
內之卿大夫獻納僉諸谷口之名
故寥寥罕遇於已知
惟在在習聞於自鬻

豐城之劒未逢雷煥氣徒干於斗牛柯亭之竹既得蔡邕聲乃合於律吕

匪借先容於蟠木自逢異顧於焦桐

收録

歷代事實正吾藥籠中物唐元澹傳澹字行冲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蓄以自資也脯腊以供滋味參术以防疾疢門下充百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羣書精語大爲柱梁小爲櫼楔管子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爲舟航柱梁小者以爲櫼楔脩者以爲櫚榱短者以爲侏儒枅櫨小大脩低皆其所宜大木爲杗細木爲桷

韓文公進學解先生曰吁子來前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以成屋室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乂負偃植各安所施 唐劉弘基贊若榱椽梁柱以成大室乂負偃植各安所施而無遺材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左傳成公九年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

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 陸宣公文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葑蕘不以賤體而不詢故幽隱必達

材之短者棟梁資其峻 唐文粹水之細者河海假其深材之短者棟梁資其峻

尺寸之材無所棄 元微之集

曲輪直桷各適於用 皇甫湜文

占小善者率以錄 韓愈進學解占小善

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

使之各盡其才　王臨川文古者至治之世自瞽矇昏瞶侏儒蘧篨戚施之人上所以使之皆各盡其才

架羣材立清廟　陸魯望文丞相方築太平之基架羣材立清廟

杞梓連抱良工不棄　通鑑周紀一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

洪纖曲直各有所施　晉書阮咸云譬諸林木云云

前賢詩詞

大匠無棄材　韓退之詩大匠無棄材尋尺容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

常思掄羣才　杜牧之詩常思掄羣才以為國家治譬如匠見木礙眼皆不棄楣櫪與棟梁施之皆有位忽然植明堂一揮能立致

四六警語

大廈非一木之枝故根闑店楔與欂櫨而並蓄小市無千金之藥故芝苓參朮合薑桂以兼收

雞壅也豕苓也亦嘗累藥籠之收
鼠肝乎蟲臂乎斯固在化鑪之運
牛溲馬勃隨所用以兼收
蟲臂鼠肝不以微而見棄
桃李盡在公門豈終使一株之慘淡
葑菲無以下體尚希發寸草之華英
顧以毛髮絲粟之材　雖構櫨無庸厦屋已成之時
悉在權度錙銖之內　然朮桂可補藥籠尚虛之數
上書光範初無蟠木之先容
得闕長安乃辱采葑於下體
雖芝箭兼收皆以待醫良之用
而珠玉在側獨奈何形穢之慙
拔淹振滯闕洪鈞播物之天
舍短取長為翹館儲材之地
寒谷根荄惟望東君之發育
舊家桃李已經先正之栽培

參苓朮桂孰不希狄籠之收鹽醢梅醢盡欲供楚鼎之用

謂不逢醫國之手藥籠可無若一遇濟川之才竹頭必用

種成桃李之隂一為國計采及菲葑之節皆以已知

巨川作舟楫則刻木皆有用之器震風知帡幪則廣厦無可棄之材

託庇

歴代事實倚以為北道主人後漢彭寵傳云云依日月之末光前漢蕭何傳云云

羣書精語厦屋帡幪楊子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為帡幪也大厦成而燕

雀相賀淮南子說林訓云云鳳凰巢于阿閣通歷巨魚縱大壑前漢王褒傳沛乎如巨魚之縱大壑如晨風之鬱北林晉書孝愍帝紀如晨風之鬱北林如巨魚之趨數澤也魚得水而遊唐元稹傳魚得水而遊鳥乘風而翔庇身有地任彥昇集云云霜雁託於秋風列子霜雁託於秋風以乘輕舉之勢社鼷屋鼠前漢中山王傳社鼷不灌屋鼠不熏所託者然也稷蜂不攻社鼠不熏韓詩外傳稷蜂不攻社鼠不熏所託者然也賀其得賢主人韓退之代張籍書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語且賀其得賢主人前賢詩詞歸烏赴喬林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歸烏赴喬林翩翩厲飛翼多栖百丈松白侍郎不見千年鶴多栖百丈松魚樂在陂池白侍郎詩獸樂在山谷魚樂在

陂池蟲樂在深草鳥樂在高枝**飛燕巢君屋**古詩云願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何處堪託身**唐文粹不逢高枝引未得凌空上何處堪託身為君長萬丈**一榻偶依陳太守**羅隱詩云云**瓦影陰龜魚**韓愈新亭詩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紋浮枕簟瓦影蔭龜魚**安得廣厦千萬間**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高飛燕雀賀新成**杜甫詩云

四六警語

且河潤百里海潤千里固知均被於沾濡然人有一天我有二天竊意獨蒙於覆護

歌杜陵之詩永願依於廣厦為魏公之客豈復出於他門

崧嶽之函萬象或免伶傳泰階之正六符終依造化

斯道直歸於先覺有一瓣香
此生擬賦於大鈞無三尺喙
赤舄九霄之上莫豫鳧趨
洪鈞一氣之回弟深螽躍
心服步趨難慕絶塵之奔軼
道占調變終歸景化之陶鎔
山納藪藏竊有包荒之賴
雨凌風震當無脩尾之吟
蕊簣久長誓勁雪霜之凜冽
翬飛巨麗倘無風雨之漂摇
山林興遠悵徒負於鷗盟
厦屋庇深喜尚陪於燕賀
鳶飛魚躍方游叶氣於天淵
雁隻鳧單願託微蹤於江海
雖無善政敢希堂上之珍
倘有危機尚賴幕中之辯

桑梓之邦謹護甘棠之蔽芾
棟梁之日長歸大厦之㠏幪
有同燕雀賀大厦之造成
更比鷦鷯幸一枝之有託
烏知木擇肯搶控地之枋榆
燕賀厦成更傍誰家之門户
老驥伏櫪豈堪鞭策之勞
飛鳥依人蓋有稻粱之累
以故人而望蘇孺文豈其敢爾
執公禮而事陳仲舉尚或能之
夫子之牆數仞倘許登龍
杜陵之厦萬間願同巢燕
弔沙洲之影辱憐夜月之孤鴻
賀厦屋之成願入春風之雙燕
縹緲孤鴻恐回頭於斷渚
差池歸燕寧絶望於捲簾

蓬萊之隔弱水迹雖判於仙凡
寒谷之轉陽春心第傾於造化
側聽塗歌已屬屢於善教
容依河潤尚沾丐於餘波
幽桂遺菅纂詎敢累犯嚴之目
江梅託桃李但欲薰自潔之香
為山九仞之成應虧一簣
靈河千里之潤願借餘波
削牘抒誠莫報投桃之隆貺
盼柯自適尚依種柳之餘陰
服鹽車而垂兩耳願殫駑力之勞
得廣廈之有萬間可遂歡顏之託
人無為李將軍之地奚俟先容
已獨有蘇刺史之天敢云後至
誇新尹不離口與田父以長吟
庇寒士俱歡顏覺窮途之增氣

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惟深繾綣波及晉國皆君餘也幸勿鄙夷以其責効越人安視秦人之瘠我亦自同晉國願分楚國之波主家十二樓而妾一身豈新恩之敢覬廣厦千萬間而士盡庇非公道之焉依

感恩

歷代事實

國士遇我以國士報　戰國策豫讓曰范中行衆人蓄我我以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

解衣推食　前漢韓信傳信曰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造門謝恩　前何武傳武遷揚州刺史行部九江太守戴聖曰後生何知乃欲亂人治武廉得其罪聖自免後毀武於朝廷而聖子為羣盜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卒得不死自是後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未嘗不造門謝恩

羣書精語一言之譽一面之榮 王彦昇文集序一言之譽東都謀於西山一面之榮鄭璞踰於周寶

元造曲成大明私照 劉賓客集 再造生涯天實爲德 陳子昂集

自頂至踵功歸造化 任彦昇彈文

咳唾為恩盼睞成飾 江文通書

千載一逢 任彦昇彈文顧已循涯實如塵泰千載一逢再造難答

生繁華於枯荄 選勸進表生繁華於枯荄肯豐肌於朽骨

榮慶豈生一身而已 陳子昂集拔於草野謬齒衣冠私門祖宗幽顯榮慶豈生一身而已

摩頂至趾豈足上酬 劉賓客集摩頂至趾豈足上酬

窮鱗得西江之水 劉賓客集羣蟄應南山之雷窮鱗得西江之水

六律變幽谷之寒 劉賓客集六律變幽谷之寒一九消彌年之疹

戴巨鼇之山未

如恩重杜牧之文泛大鯨之海每覺魂搖戴巨鼇之山未如恩重卵翼不自於他門李義山集卵翼不自於他門頂踵實非其已物油乎若春澤之浸呂和叔丈乎若冬陽之暖煦油乎若春澤之浸功無銖兩恩有岳山晏公類要云云遺簪以故而見收欒城集遺簪以故而見收老馬以病而復養負山載嶽未足勝荷通鑑周紀陳宇文曰生死骨肉豈過令恩負山載嶽未足勝荷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左傳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詩隰桑再造之恩劉賓客集一聯之念再造之恩垂露在手清風入懷柳子厚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昨者踊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敝帚之詞致之烟霄分絕流盼令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褒於赭衣龍門俯收於坳井

前賢詩詞恩光到敝廬劉禹錫集云云凋溜沾濡沫元稹詩凋溜沾濡沫餘光照死灰提攜增善價白侍郎詩提攜增善價拂拭長妍姿榮過蘇秦佩印歸白侍郎詩惠深范叔綈袍贈榮過蘇秦佩印歸別感生成太昊功姚合詩得陪桃李植芳叢別感生成太昊功今日無言春雨後似含冷涕謝東風白首垂絲苟不遺劉禹錫詩青眼感遭逢鄭谷即事感恩上狄右丞庚公垂顧遇王粲許從容首薦叨殊禮全家寓近封白樓陪寫望青眼感遭逢受恩多是舊詩篇鄭谷詩自賀孤危終際會別將流涕感階緣云云平昔苦心無所恨受恩多是舊詩篇

四六警語

致使斗筲之微才不為天地之棄物

錄其尺寸踦許復於龍門　方藏疾以匿瑕
活以斗升涸足蘇於鮒轍　務厲世而磨鈍
復其官為子孫之計　感無地以寄言
見此恩乃父母之心　德如天而難論
誰為之地而使然　永言小善必錄之由
殆若自天而下者　全出大鈞無垠之造
摩頂放踵而知恩　燕巢于幕固非丹穴之羽毛
糜骨捐軀而莫報　蛙拘于墟亦豈青冥之脚手
十年出幕迷舊迹於新蹊
一氣轉鈞納陳人於故府
天生地育尚難回霜雪之餘
嶽峻海深何嘗假泥塵之助
輔翼之振德之不遺餘力
吹噓是披拂是倍費元功
疾雷迅電物無全存之理
祥風甘雨乃知覆露之功

爰鷗聞樂不勝疑駭之情
罔象得珠殆非經營之力
馬伏轅而蜷局直為仰秣之謀
燕巢幕以差池猥辱捲簾之故
賜之大知之至前感已深
閔其窮察其愚茲恩尤厚
急符傳命辱徵繁露之書
特詔疏恩遂賦支離之粟
此大丞相所課采葑之意
在小丈夫則懷据蒺之慙
噓枯吹生雖重拜假寵之意
循名責實無乃傷知人之明
既招徠於此日獲附青雲
倘畔去於異時有如白水
雨長枯枝已厠春前之桃李
霜饒勁節願隨歲後之松篁

駑駘失路固無歷塊之功
烏雀懷恩尚有銜環之報
一飯酬安敢忘大臣之德
瓣香敬當有如釋氏所云
非六君子誤蒙東坡之知
以一瓣香敬為南豐之報
玷文正薦士之聯若為稱塞
著道鄉懷恩之録茀極銘藏
牛溲馬勃微才已録於斯時
龜印蛇珠厚德難忘於異日
以國士之遇我誓可保於歲寒
號門生而不知忍自欺於天日
作公老門生於焉無憾
為佛大弟子向以報恩
歌豈無千里馬難得九方臯之詩抑何幸也
誦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句其可忘也

翰苑新書前集卷七十